

自我与超越

盛晓明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马嵩山
封面装帧 诸铁庆

自我与超越

盛晓明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5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吴县文艺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6.75 字数 140,000

1989年9月第1版 1989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7-203-00486-2/B·85

定价 2.25 元

目 录

序言：为了生存	1
---------------	---

沉思的自我

一、困惑的自我	7
理智的限度——思想的“百慕大”——自我：科学主义的 “盲点”——最低限度的界说——有意义，但没有答案的 问题——无形的自我边界	
二、超越与超越者	20
悖论：人距自己最远——从困惑到超越——“超越是自我 关注的丧失”——超越时间与空间——若干引伸——超 越性的动力学解释——超越性的结构分析	
三、灵与肉之间	33
心灵与肉体的二律背反——自我认同的混乱——观念世 界的扩张——文明就是对肉体的遮掩——自然本性的觉 醒——人对自身地位的挑战	
四、自我的发现	45
关切：原初的生命意向——人的“独立宣言”——孤独的 “ateman”(自我)——从生理“断奶”到心理“断奶”—— 自我的疆域——同一性与自我感	
五、“我思”(cogito)的历程	55
“阿基米德点”——沉思的诀窍——“我思故我在”——自	

我的实体化与唯我论——知觉中没有不透明的硬核——
人是两个世界的居民——先验自我 = X——良心的召唤

开放的自我

一、进入角色 75

生活的舞台上没有观众——自我的角色建构——角色的
双重功能——自我欺骗与从众行为——选择与分配——
关于“角色距离”的讨论——凯利的“角色疗法”

二、失落的自我 91

从假面舞会想到的——人格：“面具”释义——荣格的“顺
从原型”——“面具的通货膨胀”——“单面人”：人的自我
异化——内在价值：失去的和追寻的

三、孤独者的哲学 105

孤独的悲剧感——浪漫主义者的忧郁症——俄罗斯式的
独白——尝试孤独的体验——“单子论”的个体性原则
——个性的凝聚力——现代人的现代意识

四、主奴意识 119

“非我”的介入——欲望与征服——支配感与依赖感——
目光的攻击——生存应是共存

五、敞开你的心灵 131

“反凝视战术”——对话：“视界的融合”——表现与遮蔽
——“我—你”关系——理解：“爱”的心态——真诚：对
自我同一性的体验——“公驴理论”

超越的自我

一、话说“无我” 149

从“无”说起——庄禅的理想人格——“第一义”与“第二

义”——佛性三境——两种虚无观的比较——神奇的 “mandala”	
二、与天地精神往来	164
自我边界的拓展——给世界以意义——意向的转换—— “悬置”：一种切中事物的方法——庄周与蝴蝶——超越 者的心胸	
三、瞬间与永恒	176
弯曲的时间——轮回与定数——在历史现象的背后—— 虚构的与实在的永恒——沉重的历史感——走向无限的 有限物	
四、必要的张力	186
生活的“脚本”——前行与退行的变奏——生存的艺术 ——“罗伯特”的两难选择——潇洒的自我	
五、价值的自我实现	195
狄奥根尼的身价——需要：一种欠缺——高级牢骚—— 潜能与现实——“假如”(as if)的哲学	
结束语：成为你自己	206
注释	208

序 言：为 了 生 存

有的人认为，人最了解的就是他自己。这种看法是糊涂的。其实人是一种最奇特的生物，奇就奇在他兴致勃勃地探索远离自己的东西，而对最切近自己的东西熟视无睹；他信心十足地破解深奥莫测的数学难题，可是对一些最基本、最简单的生活问题却手足无措；他试图和别的天体进行对话，而对自己周围的人却缄默不语。假如要求一个人在自己的时间表上列进“吾日三省吾身”一项，那么它准会被排在最不起眼的地方。

有的人认为，生活也就是活着。这种看法更糊涂。当然人作为生物的存在，首先考虑的问题是要活下去。然而人毕竟又是超生物的存在，他不仅活着，还意识到：谁在活着，以及他为何而活着。生活是受某种目的和意义支配的，只有有目的并有意义的生活才是真正的生活。

据传，人类的祖先亚当和夏娃一开始是无忧无虑地生活在伊甸园里，由于偷吃禁果，触犯了天堂的禁忌，上帝就把他们逐出了乐园。这就是人的“原罪”。因为他们吃下禁果后很快作出一种反应——一种文明的反应，即用枝叶遮掩起下体。这种廉耻感意味着他们已经知道自己是谁了。除人之外，至今尚未发现过哪种生物有遮掩下体的动作。

他们吞服了一个“苦果”，意识到了自己，也就昭示了人的独立性，产生了过自己的生活的愿望。上帝也只得收起自己的保护伞，让人去独立生活。人被遗弃了，人被抛进这个世界。他意识到自己形象的渺小，生命的限度，他目睹一场场天灾人祸，更无法避免死亡的悄悄降临。这时他再也无法退回到天堂去享天伦之乐了。后路已切断，他面临的选择只有一个，是生存还是灭亡。莎士比亚借哈姆雷特之口道出了生命的真谛：“存在抑或不存在，这就是问题的所在。”人顽强地选择了生存。

对人来说，生存的问题是他时时面对，永远无法逃避，而且必须首先加以解决的问题。一切自我意识，不管是个体的还是人类整体的自我意识，从根本上说都是一种生存意识。人活着，这是一个事实，但生存的目的和意义问题却不是一个事实问题。事实问题是可以澄清的，目的和意义问题则不然，只要生命在继续，我们对自己的探索和思考就不会终止。生存对人来说永远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时代的更替、环境的变迁不断向我们的生存提出挑战，要是不超越原有的观念体系，死守原有的生活方式，我们就无法逃脱恐龙王朝那万劫不复的命运。

早在二千五百多年前，希腊的哲人就曾告诫那些只是活着的人要认识自己，思考生活。因为“一种未经思考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那么怎样去思考生活呢？这里我们引入“自我”的概念，为生活的探索者提供一个思维的基点，以及若干种思维的方法。首先应该声明一下：我不想代替读者来思考，生活是每个人自己的事，应该由每个人自己去思考。

当然，生活的思考不是一个儿戏，而是一种艺术。除了自

己的独特性之外，每一个思维者还需要遵守若干最起码的准则。康德，这位哥尼斯堡的老人提出了三条我们务必恪守的规则：①“自己思考”；②“在每个别人的地位上(通过与人交流)来思考”；③“任何时候都和自身一致地思考”。①

第一条是否定性的，要求我们摆脱强制性的思考方式，就象不能代替人吃饭一样，自己的事必须自己来思索，别人取代不了。第二条是肯定性的，自己思考不是一个人关起门来苦思冥想，一味地沉溺于内心的独白；思考也是对话，也要求得到别人的理解，还须与别人的视界相交融。第三条是彻底的，要求我们前后一贯地思考，力求达到人格的同一。

第一条是至关重要的。自己的事，自己责无旁贷，只有从模仿和搀扶的境况下摆脱出来，才是一个自觉的人。能自己思考就表明他已经意识到自我了。在一篇题为“什么是启蒙”的文章中，康德指出，“启蒙”就是“从人自己所造成的监护状态中走出来”。②“启蒙”就是思想的解放，把自己从传统观念和封闭意识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这是何等的气魄！丢开拐杖，摆脱搀扶，走起路来尽管有点摇摇晃晃，但毕竟自由自在。

我是站在自己的角度上思考的。我从不认为自己的思考是一种样板或范式。我只想比较真实地呈现出自己的思想，以自己的浅薄之见激起读者探索的热情。作为同时代的人，我们有着许多共同的心理特点，面临许多共同的问题。我相信，那些久久萦绕着我，使我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也是大多数读者经常谈论、反复思考过的问题。但愿这本小册子对大家有所启发和帮助。

我期望着能和读者一起来思考，在这个大变革的年代里

思考自己与民族的生存,检验自己的信念和目标,犹如印度诗人泰戈尔所说的:

“来吧朋友,不要畏缩,走下到坚硬的土地上。

不要在昏暗中收集梦想。

风暴在天空中酝酿,

闪电抽击着我们的魂梦。

走下到平凡的生活里吧。

幻想的网儿撕破了,

在乱石墙中寻求隐蔽吧。”^③

沉思的自我



一、困惑的自我

“不少人拿着锤子 在 墙上四处敲，而且相信自己每次都敲的正是地方。”

——歌德

古时有个寓言，说有一个人在一天晚上丢失了一把钥匙，他在一盏路灯下翻来复去地寻找。这时一个过路人经过此地，见状后大惑不解，他问寻找者：“你肯定是在这儿丢失钥匙的吗？”“不！”寻找者回答道：“但是，这儿是唯一有亮光可以寻找的地方。”

理智的限度

这个傻得可爱的寻找者使我忍俊不禁。他的寻找是徒劳的，因为钥匙很有可能丢失在漆黑一团的周围地界中。不过细细想来，他并不傻，他明知道钥匙不一定落在路灯下，可是人的眼睛只能在亮光下才看得见东西。他深知自己能力的范围与界限，又不想放弃自己执著的寻求，路灯下毕竟还有一线找到的希望。

我没有理由嘲笑他，他就是我，甚至也是我们。我们身上既有光明，也有黑暗；既有正义，也有邪恶；既有理智，也有盲目。前人给我们留下的只有一种眼光，一条视线，一个指向：这就是光明和理智，我们就在其中探索着世界，也寻求着“自

我”。

我不知道“自我”的问题起始于何时，想必它伴随人类文明而来，古希腊文明的象征——德尔斐神庙上就已刻有这样一句话：“人啊，认识你自己吧！”据说赫拉克利特是第一明确地表示要按照德尔斐箴言研究哲学的人。他说过：“我寻找过我自己……。”^①如今已经无从考证，他究竟找到了什么。也许“自我”属于这样一种问题，它的关键不在于找到，而在于寻找。要是他找到的东西得到大家的公认，也就没有那么多人再去寻找了。

希腊人带给我们一种信念：“自我”就落在理智之光可以照射到的地方。按理说，理智中的一切关系都应该是明了的，一切问题都应该有个确定的答案。可是情况并非如此，在这里，我看到了许多缠绕不清的线索，就如同阿拉伯的图案，从任何一点出发往后追溯，或往前推移，经过一段漫长的思索后又回到原点上了。这里没有起点，因此似乎也不应该有结局。可是逃离也得找到路径呀？于是再走下去看个究竟，人往往是一个好奇与固执的混合体，我也不例外。

思想的
“百慕大”

我怀疑自己是在做一个徒劳而无谓的游戏。记得一个搞工程的朋友曾对我说：“如果诗人是在浪费感情，那么你们是在浪费思维。”当时我只莞尔一笑，现在想来也不无道理。不过在这个游戏背后，我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一个严肃的主题，它与每个人都休戚相关，这就是生存及其意义问题。

一个人在痛苦万分，或者百无聊赖的时候，甚至会向人诉说：“我觉得我自己并不存在”。设想，他面前有三个人，逻辑学家、生物学家和心理学家。逻辑学家立即作出判断：此话不

真，“谁觉得你不存在”？矛盾就出现了：不存在“我”——感觉者，就不会有“我并不存在”的感觉；生物学家则告诉他，此话是荒唐的，“你难道不正是一个活的有机体吗？”而心理学家则当即觉察出此人的精神不正常，把他当作精神症的典型加以分析。显然，他们并未理解此话的含义，它是一个人出现生存危机的征兆，表明说话者对自己生活的意义产生怀疑，或者对自己存在的信念产生动摇。

这里，我能断定逻辑学家、生物学家和心理学家理解力出了故障吗？不能，至少暂时还不能妄下断语。因为“自我”的概念本来就有歧义，在逻辑学家眼里，“我的存在”就意味着一种自我同一性，因此，“我”存在就是存在，不能同时又是非存在，至少这在逻辑上是矛盾的，而出现逻辑矛盾的话语本身就是错误的。在生物学家眼里，“我”的存在是生物学的事实，不存在就意味着死亡，在心理学家眼里，“我”的存在是一种心理事实，一种稳定的心理结构，否定这一事实就会导致人格结构的解体，对一个正常的人来说，意识到自己的不存在无疑是一个危险的征兆，这是反常的开端。

在不同的学科中，对不同的人来说，“自我”的概念是那样的不确定，因此它遭人非议也是难免的。谈论“自我”，思索“自我”，无疑是危险的。这里是沼泽，这里处处都有意想不到的陷阱，是危险的中心，是各种神秘的潜流汇集而成的“百慕大”。历史上，有多少人试图探索“自我”，弄清它的来龙去脉，澄清它的内在含义，然而都免不了险象环生，到头来还是两手空空。

如果把这些人都加起来的话，足以组成一支大军了，这是一支与风暴作战的大军，它阵容庞大，跃跃欲试，可是却不知

自己作战的对方是谁。其实，他们是在向自己宣战。这也颇似一支淘金大军，争先恐后地奔赴各自选定的矿藏。可是谁知他们淘出来的是什么呢？“自我”可以在不同的矿藏中提取出来。在变幻莫测的思维疆场上，人们可以捕捉到它；在人类意识的内在底蕴中，人们可以发掘出它；在喧闹的街头、在熙熙攘攘的肉体的碰撞中，人们也能发现它；如果自己的视线上溯到人类的源头，在化石中也能找到它的蛛丝马迹……。“自我”概念在其含义上的差距是如此之大，就我本人来说，我可以在回顾自己过去时，找回“自我”。在这些“自我”的概念中，你能找到它们的共同点吗？

要是谁都没有见过金子，可以想见，谁都可以把自己找到的石头称做“金子”。那么谁见过“自我”呢？因此，谁都有权执着于自己发现的概念。于是我面前堆积起形形色色的“自我”概念，令人眼花缭乱、茫然失措。想要鉴定一下其真伪吗？大可不必！况且我也没有鉴定它们的手段或尺度。

自我：科学主义的“盲点”

历史上的各门科学始终都在追求一种确定性。确定性是衡量一门科学是否成熟的标志，也是科学家们引以为豪的东西。

“自我”概念是如此的不确定，因此很难与科学的精神相吻合，更无法为各门科学所接纳、所承认，稍微严肃的科学家们都忌讳谈论“自我”，也是情有可原的。那么，是否能够在统一的意义上使用“自我”概念呢？不可能。除非舍弃我们日常所使用的整套语言习惯，用一种人工的、精确的语言加以取代。可是这样一来，“自我”的概念就会被彻底地抛弃掉。逻辑学家告诉我们，在一套严格的系统中谈论“自我”，必定会产生一种悖论，这个悖论就叫“自我相关”。甚至大多数心理学家也拒

绝使用“自我”概念。自冯特创导实验心理学以来，人的心理活动被请到实验室中，成为实验的对象。读遍一切数据，我们也见不到有“自我”的影子。在巴甫洛夫和行为主义者那儿，人和狗的差别只是程度上的不同。铃一响，抛给狗一块肉吃；第二次，铃响了却没有肉，狗也会流出唾液，这就叫条件反射。铃声和肉都是一种信号，意识也是一种条件反射的过程，只是人具备了语言这种高级信号而已。在实验对象中谈不上有什么“自我”，“自我”只存在于巴甫洛夫自己身上。

行为主义的传统影响着整整一代人的研究风格。“自我”问题成了人们研究的禁区，它被科学所遗弃了。然而，正因为如此，这个问题也成为他们的“盲点”。

令人奇怪的是，日常生活中的人都与行为主义传统无缘，他们依然津津乐道地谈论“自我”。要想探讨人生，就怎么也摆脱不了“自我”的概念，它仿佛有一种神奇的魔力，把更多的研究者吸引过来。美国当代心理学家罗杰斯曾告诉我们：他原先也曾竭力拒斥“自我”概念，因为它模棱两可，含混不清，因此是不科学的。但后来他改变了初衷。起因很简单，来到他诊所就诊的患者总是倾向于用“自我”来交谈，经常可以听到这样的话语：

“我觉得我不象真实的自我。”

“我真的想知道我是谁。”

“我不希望任何人知道我的真我。”

“我从未有机会表现自我。”

“最好让我自由自在，那才是真正的自我存在。”

“我想如果撕下外层的灰泥，我就获得一个非常坚实的自我——里层是一幢用砖砌成的大厦。”②

这些话表达了什么？如果不是梦中的呓话，也不是疯子的谵语，那么这些所谓的“自我”又是什么意思呢？我认为，这正是表达了他们对自身存在的关切，对生活所产生的焦虑。而当他们用“自我”概念来谈论时，他们显然清楚它的含义与所指。

在学校里，我也经常听到学生们谈到“自我”。这样直截了当、直言不讳地谈论自己，本身就意味着一种解放。我们知道，在中世纪，西方人忌讳用“我”来说话。同是上帝的子女，谈何你我，只有上帝才有“我”这种绝对的主体意识，下界的芸芸众生都是上帝的奴仆，至多自称为“咱”。在我国长期的封建统治下，皇帝是至上的，只有他才能用“我”（或“朕”）的名义说话，在他面前，大臣和平民百姓只能自称“臣”、“卑职”、“奴才”、“小人”。只有从上帝和君主下解放出来，才有自主意识，才能自我肯定，才有权以“自我”的名义来谈论，从而才去关切那仅属于自己的“自我”。

如果我去劝阻那些谈论“自我”的学生：“你们所说的‘自我’是什么意思？不弄清楚其确定的含义，你们就无权去谈论它”！这时他们该是多么地惊讶。当今的确有一股力量在阻挡着人们对“自我”的关切之情。这股力量不是来自教规、王法、也不是来自“文革”时期的禁令，而是来自以“科学”名义出现的规矩，它要求一切表达都必须准确无误。可是生活中有多少东西是合乎这条规矩的？又有多少概念能达到准确无误的？

这里有两点是显而易见的。首先，科学本来是人类生存的有效手段之一，它不是目的，只有生存才是目的本身。其次，具有精确性的科学方法不能涵盖整个生活面，现实生活中有许多概念，它们无法精确，因此不合科学，但是人们照常使